



新时期的厂甸春节

文◎刘景文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经过十年的动乱和禁锢，人们早已厌倦了运动和斗争，北京人重又发现亲情的可贵，企盼一家老小灯下团聚吃年夜饭、守岁，共度大年三十的幸福。人们记忆中的春节是这样的：大年初一清晨，儿孙给爷爷奶奶磕过头，老人笑咪咪地派发红包，换上新衣的孩子们拿了压岁钱结伴逛庙会。

而作为北京人集体记忆的春节，少不了要说厂甸。

北京的春节历来有逛厂甸庙会的风俗。

“厂甸庙会”因庙得名，明清厂甸官窑烧制琉璃砖瓦，既求窑火旺盛，又要避免火灾，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建火神庙以祈禳吉祥（今琉璃厂东街29号）。厂甸庙会因文革一度中断，2001年由市政府主导正式恢复，春节民俗活动移至北京陶然亭公园。其实早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还有过一段春节“逛厂甸”，日子不变，仍在正月初一到十五，地点改在了南新华街路东的一座灰色砖楼中。上点年纪的老北京都还记的。

先说规模上的变化，过往的“厂甸庙会”，北起和平门外师大附中门前，南至五道街、梁家园，南新华街两侧密布年货摊贩，绵延两华里，庙会的核心区是东西琉璃厂十字路口。举凡京城小吃、吹糖人、捏面人、烟花爆竹、风筝空竹、玩具刀枪、虫鸟笼罐、年画旧书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平时难得一见的娱乐杂耍，拉洋片、变戏法儿、耍中幡。劳碌一年的北京男女老少尽可以在这儿放松身心，那叫一个好玩！

而恢复后的“逛厂甸”，被微缩在一座五层楼中（今南新华街58号，顶层和角楼是后加盖的）。夹壁墙隔出一间间货位，出售各色年货。这不又是一个百货大楼吗？叫老北京人一时难以适应，似乎缺了点什么。人们还停留在骆驼祥子、虎妞边嗑瓜子边闲逛的情境，习惯了在厂甸街头坐在大板凳上露天哧溜哧溜喝上一碗茶汤、豆汁什么的。而今这只是一座商品大厦，这里有不成文的规矩，一踏入商场不由得你不拘着点儿；嗑瓜子、吃大糖葫芦随地吐

皮核不行，得讲点卫生不是。连唱带说的拉洋片、古彩戏法等，当然也没有了表演场地。多了点现代文明，少了点传统民俗的韵味，年节庙会的气氛没了。

沉寂十多年的春节厂甸毕竟恢复了，楼前张灯结彩敲锣打鼓，一改昔日海王邨门可罗雀、冷冷清清的素颜。记得正月初一的清晨，城近郊区的人们步行，或乘公交、地铁（当年只有一号线）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那势头像蓄久了的湖水，一下子开闸泄洪。进入商厦倒没有过分的拥挤，更无争吵和小偷小摸。当年“爱国、创新、包容、厚德”的北京精神还没提出来，起作用的是老北京谦让古朴的民风。看看人们的衣饰，尽管蓝灰两色依然是主调，间或也有那个年代时髦的绿色军大衣，留意一下，小伙脚下已是三接头的皮鞋，少女多了一条红色的围巾，少妇看似不经意地露出罩衣内棉袄的一角鲜艳，不啻一枝枝遮不住的报春梅花！男女老少脸上个个洋溢着兴奋，那是久违了的轻松、卸掉重负的笑颜。烫



可记得冲面茶的大壶冒出的一缕缕白气

“你看，这是我84年春节的照片。那时的年味多浓呀？”随着羊年脚步的临近，周末，我和女儿开始打扫房间、筹备年货，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。无意中找出了一本80年代的像册，翻开第一页，一张我穿西服过年的照片映入眼帘。凝视着照片中的人物和往事，80年代过春节的场景像一幕幕电影在脑中浮现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市场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农产品越来越丰富的农村，开始了城市化。我所住的金顶街地区在金顶街百货的北侧建了集贸市场。马路两旁的摊位一个挨一个，有布匹成衣、海鲜肉类等8大类之多。大到车载，小到背负，有的就地铺张报纸，放下货物就卖。看到这么丰富的市场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春节吃得更丰富了，穿得更时尚了，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时长5个小时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。我最难忘的是1984年的春节。

那时，我大学毕业分到正在改革的首钢并已转正，工资加奖金每月收入达到了百元，更让我骄傲的是第一次享受到首钢发的鱼、虾、牛羊肉、矿山鸡等优惠食品。为了表达孝心，我给父亲买了新羊毛衫，给母亲买了红毛衣，还给外甥和外甥女准备了压岁钱；我自己也赶时髦，到北京雷蒙西服公司买了浅棕色的面料，让在服装厂当裁缝的四姐给做了一身西装，买了盛锡福的“前进”帽。

到了三十晚上，伴随着大街小巷传出的阵阵爆竹声和家家砧板“噔噔”的剁肉、切菜的喜庆声响，我父亲做炸丸子、炸带鱼等炸货，母亲和妹妹们准备年夜饭，我则剁肉、剁菜，承担做年三十和初一饺子馅的任务。将肉和菜先切成条状，再切成小块，然后开剁，一